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教会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美国长老会的简明历史》

——暨纪念美国长老会成立200周年的讲话

REV. WILLIAM HENRY ROBERTS, D. D., L. D.

总会的书记员

长老会出版委员会和主日学校工作委员会

1922

《美国长老会的简明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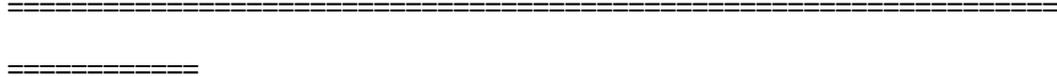
纪念美国长老会成立200周年的讲话

REV. WILLIAM HENRY ROBERTS, D. D., L. D.

总会的书记员

长老会出版委员会和主日学校工作委员会

1922



目录

第一个定居点

第一届长老会和主教会议，1706-1743

新旧划分，1835-1869

重聚与进步，1870-1900

二十世纪

序言

这本美国长老会的简明历史于1888年首次发行，与教会章程通过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有关。本版将记录更新到现在。它的发行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就是它只不过是这段历史中比较重要的特征的一个概要，它并不声称有什么完整的内容。

威廉-H-罗伯茨：《长老会的简明历史》

第一批定居者

美国长老会的起源就像融合在美国民族中的各个民族一样多样化。其组成部分主要是英国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殖民者的不同起源和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存在几个长老会教派的原因。

几个教派的教会

美国有十个重要的教派教会，被称为长老会或改革派，它们代表着改革派的

信仰和长老会的政府和崇拜原则。其中，有三个可以追溯到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即美国的改革宗（荷兰）教会和基督教改革宗教会，它们都起源于荷兰；美国的改革宗（德国）教会，其起源是在瑞士和德国。其中有四个教会与十八世纪苏格兰教会的分离和救济运动有直接关系，即联合长老会、北美归正长老会会议、北美归正长老会总会议和归正长老会副会议。殖民地的英国和威尔士长老会成员与法国新教徒或胡格诺派一起，在早期与苏格兰和苏格兰-爱尔兰成员相结合，形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长老会。坎伯兰长老会，美国长老会（南方）是美国长老会的一个分支，第一个分支在1810年分离，第二个分支在1861年分离。然而，第一个教会在1906年与母会重新结合。美国长老会中最年轻的威尔士教会，在十八世纪的复兴时期起源于威尔士公国，并在1816年左右开始在美国进行有组织的工作。这些教会，无论它们在实践和崇拜方面有何不同，在教会政府原则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都坚持《多特会议宪章》、《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及《海德堡要理》中所载的改革派教义体系的原则。

在这些教会中，最大的教会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长老会；它汇集了所有其他教会的成员，其历史在以下几页中作了简要说明。

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

这个为改革宗教会提供《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国家（英国），是美国殖民地第一批具有长老会倾向的定居者的最初家园。早在1572年，英国长老会就在伦敦附近的万斯沃思组织了一个会众长老会，长老会是清教徒党内的控制因素。1645年，英国教会通过议会法案在政府和崇拜方面成为长老会，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清教徒向西移民的潮流，在17世纪初因英国圣公会主教的暴政而从英国出发，首先触及了弗吉尼亚州的海岸。在1614年之前，亚历山大-惠特克牧师似乎是该殖民地百慕大群岛教堂的牧师，教会的事务”

由牧师和四个最虔诚的人协商处理”。

稍后，罗伯特-博尔顿牧师在伊丽莎白河上的一个教堂做牧师，1590年，马凯米在那里找到了爱尔兰长老会的乔西亚-麦基的清教徒。殖民地的这种清教徒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增加，直到1642年，皇家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开始对英格兰教会的异议者进行系统而有力的迫害，其结果是解散了他们的教会，并于1649年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迁移到马里兰州。在后一个殖民地，他们位于塞文河的河口，在现在的安纳波利斯市的位置，并称这个地方为普罗维登斯。该省所有者巴尔的摩勋爵的代理人曾多次试图驱逐他们，但在名为杜兰和贝内特的领导人（据称他们是统治者的长老）的领导下，他们进行了武装的成功抵抗，并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该殖民地。1670年左右，他们的人数被尼尼安-比尔船长从费城带过来的殖民者增加。他们建立了一些明显的长老会教堂，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持有长老会观点的牧师在他们中间传教，其中包括弗朗西斯-多蒂（1658）和马修-希尔（1667）。后者在1669年写给理查德-巴克斯特的信中说：“我们有许多信奉归正教的人，他们长期以来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生活，尽管去年从爱尔兰带来了一个年轻人，他的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更多的牧师。1682年，爱尔兰拉根长老会的主持人威廉-特拉尔在他的家乡被监禁后，也是在马里兰找到了临时避难所，一年后，同一长老会的弗朗西斯-马凯米也在那里开始了他富有成效的工作。

新英格兰殖民者

长老会主义也随着新英格兰的定居者进入美国殖民地。普利茅斯天路者在荷兰时的牧师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对他们的教会原则留下了如下声明：“关于教会事工——即牧师负责教导，长老负责管理，执事负责分配教会的捐款，我们在所有方面都与法国改革派教会完全一致。”1620年，第一个

踏上普利茅斯岩石的教会官员是威廉-布鲁斯特，这个教会的执政长老【译者注，罗宾逊牧师为领导的这个著名五月花号教会，在登陆普利茅斯以后，成为北美新英格兰的首批定居者。五月花号教会对于美国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也对北美新英格兰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这个五月花号教会，以及不久之后登陆波士顿的其他教会，都更多地倾向于具有会众主义色彩；他们后来都逐渐演化为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等现代基督教教会群体；详情请见本书译者编著以及翻译的《美国故事》《五月花号之天路者的故事》】。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相当多的殖民者在教会管理方面也倾向于长老会。1630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长老会成员理查德-丹顿（Richard Denton）牧师在马萨诸塞州定居，他之前在约克郡哈利法克斯的科利教堂服务了几年的部分教会。他从1644年到1659年担任牧师，并被长岛的荷兰改革派牧师明确承认为长老会成员。他的教会和这些新社区的所有教会一样，有一部分是由独立教徒组成，但这并不影响以下事实：大多数成员是英国和荷兰长老会会众。丹顿于1659年回到了英国。但他的儿子纳撒尼尔和丹尼尔据说在1656年建立了长岛牙买加的长老会。如果这一说法能够得到证实，那么该教会就是美国最古老的独特的长老会教会，其生命没有中断过。然而，长岛最古老的教会是Southold教会，它成立于1640年，John Youngs 牧师是该教会的第一任牧师。这座教堂是由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一个殖民地建立的，在十八世纪初与有组织的长老会发生了关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新泽西州北部和南部的第一批长老会的创始人—前者是纽瓦克（1666年）、伊丽莎白（1665年）、伍德布里奇（1680年）；后者是费尔菲尔德（1680年）—都来自康涅狄格和长岛：康涅狄格州以及弗吉尼亚州可以正确地被视为长老会遗产的一部分。位于新泽西州Freehold的教堂（1692年）是由来自苏格兰的移民建立的。此外，特拉华州新堡的教会成立于1657年，最初是荷兰改革派。

南北卡罗莱纳州

到了18世纪初,长老会移民已经挤进了所有殖民地。其中一些人似乎早在1650年就进入了北卡罗来纳州,因为弗吉尼亚州的迫害而被赶到那里。长老会和独立派早在1670年就在南卡罗来纳州共同定居,从这一年到1700年,他们的人数因来自新旧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移民而增加。其中最突出的牧师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瑟夫-罗德牧师和苏格兰人阿奇博尔德-斯托博牧师,他于1700年在查尔斯顿定居。大约在1720年,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了一个与苏格兰柯克教会有关的长老会,但这个教会司法机构直到1811年才与大会建立联系。

法国和威尔士的教会

法国新教徒的教会——通常被称为胡格诺教会——在信仰和政体上都有明显的长老会特征,也很早就在殖民地建立了一些教会:1683年在纽约,1685年在斯塔滕岛,1686年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1687年在波士顿,1688年在纽约的新罗歇尔。这些教堂起源于1685年法国撤销被称为南特敕令的宽容法令后,新教徒被驱逐出法国的情况。该胡格诺派教会,除了一个例外,已经不复存在。殖民地最古老的威尔士长老会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县大山谷的教会,据称是在1685年左右成立的,该教会的执政长老是大卫-埃文先生。这个教会在1710年成为总长老会的一部分。

苏格兰-爱尔兰人

长老会殖民者的宗教需要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在英国和爱尔兰的朋友申请供应牧师。1680年,已经提到的爱尔兰拉根长老会收到了马里兰省议会成员威廉-史蒂文斯上校的一封信,恳求向该殖民地和弗吉尼亚州派遣牧师。根据这一请求,爱尔兰拉斯梅尔顿的弗朗西斯-马凯米(Makemie)牧师于1683年来到马里兰州。Makemie先生的登陆标志着美国长老会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在他到来的时候，孤立的长老会牧师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巡回牧师的教会，从新英格兰到卡罗莱纳州都很分散。1683年，他亲自在马里兰州的雪山和雷霍布斯组织了教会。此外，在他到达后的几年内，由于前教廷的迫害，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北部的移民开始涌现到北美，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北美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长老会人口。这场运动对长老会具有巨大而永久的价值。它已经持续了两百年，数量不断增加，影响不减。大部分移民定居在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山谷中。在公民和宗教自由的事业中，没有哪个种族比他们共同的名字——苏格兰-爱尔兰人——遭受了更多的苦难或敢于冒险。像清教徒一样，他们在殖民地寻求敬拜上帝的自由，以摆脱心胸狭窄的教士的暴政，像长老会的清教徒一样，他们被高尚的目标、对知识文化的真诚同情和深刻的宗教精神所激励。新英格兰的独立派和中部殖民地的圣公会教徒，确实否认了他们曾为自己要求的自由；然而，长老会教徒，无论是英国人、苏格兰-爱尔兰人还是大陆人，都从未攻击过他们同伴的权利。他们极力坚持“只有上帝才是良心的主宰”这一真理，践行他们所宣称的教义。

纽约

第一位在纽约市布道的英国长老会牧师似乎是前面提到的弗朗西斯-多蒂牧师，他于1643年在1623年建立的荷兰改革派教堂内举行了仪式，该教堂位于堡垒内。他在纽约一直呆到1648年，1649年左右搬到法拉盛，1658年左右搬到马里兰州，他的姐夫威廉-斯通是那里的副总督。在他离开纽约后，英国人的礼拜活动一直由汉普斯特德的理查德-丹顿牧师主持，直到1652年。1707年，弗朗西斯-马凯米（Francis Makemie）牧师正是因为向该市的长老会成员传讲福音这一所谓的罪行，被圣公会总督科恩伯里勋爵审判并监禁。长老会直到1717年才在纽约市组织起来，有意思的是，与此相关的是，1719年的总议会命令将苏格兰格拉斯哥和艾尔议会筹集的传教经费的十分之一交给纽

约的长老会，用于“支持他们的福音”。现在纽约市为国内和国外传教所做的大量捐款，证明了按照圣经的建议进行投资的价值。

费城

费城的第一个长老会于1692年在“Barbadoes Company Warehouse”聚会。1698年，毕业于哈佛学院的杰迪迪亚-安德鲁斯牧师开始在该市传教。1701年，安德鲁斯先生被任命为现在的第一教堂的牧师。1703年，一位圣公会作家在评论长老会在费城的前景时写道：“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长老会和牧师，叫安德鲁斯；但他们在这里并没有增加”。当1703年的费城长老会与1916年的费城长老会一百多个教会相比较时，人们自然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上帝创造了什么！”

二

第一届长老会和主教会议

1706-1743

第一届长老会

人口的增加，加上更多的交流设施，使殖民地的长老会有了组织的形式，这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在争取这一结果的运动中，马凯米是主宰者；事实上，他充当了使徒的角色。他的行程从南卡罗来纳州延伸到马萨诸塞州，他

在英国和新英格兰都寻求援助。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为了他所衷心拥护的事业，他遭受迫害，敢于坐牢，并最终确保了第一个美国长老会的组织，据说是在1706年三月。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组织的年份是1705年，但采取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在十八世纪初，法定年份从3月25日开始，但在1752年，所有英国土地上都改成了1月1日为元旦。因此，十八世纪的1705年3月，按照我们的日历，是1706年3月。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今年的12月是旧法定年的10月（decem）。由于记录的第一页丢失，准确的日期无法确定。组成该机构的牧师有弗吉尼亚州阿莫纳克县的弗朗西斯-马克米牧师；费城的杰迪迪亚-安德鲁斯牧师；特拉华州新堡的约翰-威尔逊牧师；特拉华州路易斯的塞缪尔-戴维斯牧师；马里兰州马尔堡的纳撒尼尔-泰勒牧师；马里兰州雪山的约翰-汉普顿牧师；以及来自同一殖民地的乔治-麦克尼什牧师。

长老会有记录的第一次会议于1706年12月29日在新泽西州的Freehold举行，所从事的事务是对John Boyd先生进行审查，以期授予他圣职。在1707年3月22日于费城举行的会议上，以下执政长老的名字出现在会议记录中：“约瑟夫-亚德、威廉-史密斯、约翰-卡迪纳、詹姆斯-斯托达德”。在此应该说明，这第一个长老会从未以地方名称自称，因此其真正的称谓被判断为“总长老会”。有些人认为，第一个长老会只是一个牧师的协会，目的是为了建立友谊和咨询。事实并非如此。执政长老代表各教会出席了所有的会议，通过了只适合长老会的教会法案，在1712年，关于伍德布里奇牧师韦德先生的案件，记录中写道：“我们接纳他为我们长老会的成员，他也心甘情愿地服从我们的章程。愿意接受我们的宪法”。该长老会是“在行使长老会的管理权”。

总主教会议的组织

人们会注意到，来自纽约附近或卡罗莱纳州的长老会牧师没有出席总长老会早期的会议；来自该国这些地区的牧师和教会在后来才与有组织的长老会发

生关系。这些教会中最早受到长老会照顾的是长岛的英国人教会，随后是费城附近的威尔士教会。到1716年，教会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人们认为应该组成一个宗教会议，并组织四个长老会，即费城、新堡、雪山和长岛。教会于1717年9月17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开幕式的主持人是长岛牙买加的乔治-麦克尼什牧师，当选的主持人是费城的杰迪迪亚-安德鲁斯牧师。教会当时由19位牧师组成，约有40个教会，约有3000名教徒。教会的主要行为之一是在1717年设立了一个用于虔诚用途的基金，以处置因苏格兰-爱尔兰移民而迅速发展的情况，根据宗教会议的自由裁量权。该法案是与教会所有慈善和传教工作有关的倡议运动。

新英格兰地区主教团

总会成立的那一年和随后的几年，是大量移民从爱尔兰北部进入殖民地的年份，部分原因是迫害，部分原因是地主的压迫。一部分移民在新英格兰定居，由他们组成的教会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伦敦德里、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缅因州的卡斯科湾和其他地方建立。1745年，伦敦德里长老会成立，1775年，新英格兰主教团成立，由伦敦德里、塞勒姆和帕尔默的长老会组成。然而，由于教会的孤立和虚弱，这个会议在1782年被解散，其牧师和教会组成了塞勒姆长老会—1793年更名为伦敦德里长老会。这个长老会直到1809年才受到大会的照顾，并成为奥尔巴尼会议的一部分。新英格兰的长老会多年来都是自生自灭，但在本世纪，他们被组织起来（1912年），成为一个主教团，得到了极大的繁荣。

1729年，长老会通过了所谓的《采纳法》，其中同意“本会的所有牧师，或以后被接纳为本会的牧师，现在应宣布他们同意并赞同《信仰告白》，以及西雅图神学大会的《大长老会信仰告白》和《小长老会信仰告白》，“并”采纳上述告白为我们信仰的必须告白”。从这一年开始，教会要求其牧师作出

这一庄严的声明，但有一项谅解，即对上述忏悔（信仰告白）或教义中的任何一条或多条的顾虑，应向牧师们希望加入的司法机构说明，他们是否符合基本信仰，不是由申请加入者，而是由司法机构来判断。在这方面，应该记住，1721年的宗教会议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行使长老会的政府和纪律，就像最好的改革派教会的长老会所行使的那样”。因此，1729年的《采纳法》是对威斯敏斯特标准的正式采纳，无论是教义、政体还是崇拜都是教会的明确法律。通过这个法案，美国长老会教会成为一个“信仰告白教会”，一个坚持明确教义体系的教会。

教会的独立

同年的总主教会议采取了否认国家对教会的权威的行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二十三章涉及到民事裁判官的权力；大会否认了威斯敏斯特大会所允许的民事裁判官——在“行使其牧师权力”方面对大会的控制权。它还剥夺了民事裁判官“因宗教而迫害任何人的权力”。这些都是宗教会议方面值得注意的行为，似乎是美国本土有组织的教会首次宣布教会不受国家控制的自由。即使在新英格兰，此时教会和国家也是统一的。最初在殖民地建立的公理会是一条铁链。作为一个所谓的独立教会（新英格兰公理会）的组织，其牧师被要求遵守正统，其成员被要求正确的生活，由民法的强大臂膀支持。在马萨诸塞州教会的号召下，民事裁判官将浸礼会的威廉姆斯和长老会的杜特迪从马萨诸塞赶了出去。公理会在康涅狄格州一直到1818年，在马萨诸塞州一直到1834年都是政府建制派的教会，甚至到今天，在新英格兰的三个州都有法律规定，通过税收来支持公理会的教会。

长老会必须获得这样的荣誉，即由美国土地上的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首次明确阐述了今天被公认为独特的美国真正的教义，即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正确关系，“自由国家中的自由教会”。

三

分裂与发展，1745-1775

新旧两派

长老会的第一次分裂发生在1745年。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其原因是殖民地普遍存在的精神匮乏，以及宗教的复兴，这种复兴从新英格兰（美国十三州中的北方）开始，部分是在乔纳森-爱德华兹的领导下，于1734年扩展到中殖民地（美国十三州的中部），并因著名的福音布道家乔治-怀特菲尔德牧师的布道而得到加强。教会并没有像一些作者认为的那样，按照国籍（州籍）划分。分裂的双方被称为“旧派”和“新派”，但前者并不完全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后者也不完全是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新派的领导人是威廉-坦南特和吉尔伯特-坦南特，他们是出生在爱尔兰的牧师，而“旧派”中最重要的是杰迪代亚-安德鲁斯，他是新英格兰人，是费城第一教堂的牧师。此外，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都支持“旧派”。纷争首先出现在牧师资格的标准上。威廉-坦南特(William Tennent)于1726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Neshaminy建立了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所长老会神学学校—该机构俗称“木头学院”。到1737年，他已经为七八个神学生完成好了牧师教育培训。一些（长老会总会议中的）议会成员对这些学生的考试和任命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他们所学的课程不符合牧师职务的要求。新布伦瑞克长老会站在神学院和神学生一边；当怀特菲尔德来这些地区布道时，宗教的复兴重新爆发；但是，有很多神学生的牧师身份被长老会总会议解聘。

坦南特和那些支持他的人认为，如果怀特菲尔德带来的宗教复兴将使人们对牧师有更大的需求，那就是他们认真地需要进入复兴工作。然而，长老会会议对他们的方法以及“木头学院”牧师的资格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坦南特一方的行为绝不是无罪的，因为它的成员犯下了许多行为，评论关于“旧派的一面”、提出很多谴责、并发表小册子，反对他们的对手。其性质不是基督教的慈善所能保证的。查尔斯·霍奇博士说，新布伦瑞克长老会的弟兄们是争论中的挑衅者；但在另一方面，“旧派”（长老会总会议）采取了暴力手段来纠正问题，这扩大了他们与对手之间的分歧。在多次的和解努力失败后，新布伦瑞克的长老会于1741年退出了长老会总会议，并1745年与纽约长老会的某些主要牧师们、以及在南方（美国十三州中的南方）的长老会传教士们组成了纽约主教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旧派”和“新派”这两个词是指的是这一早期教会分裂的双方，并不等同于一个世纪后使用的“旧派”和“新派”。

第一所学院

由“旧派”和“新派”进行的关于牧师资格的争论的一个良好结果是对牧师教育事业的推动。前者在1744年建立了一所学院。后者（“新派”）建立了现在被称为普林斯顿学院的机构，它对美国长老会产生了广泛而有益的影响。这所学院的章程是在1746年颁发的；它的第一个名称是“新泽西学院”，它的第一任院长是乔纳森·迪金森牧师。它最初位于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镇，后来被移到纽瓦克，并在1755年秋天再次移到其目前所在的小镇上。普林斯顿学院，即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应该清楚地记得，它是为了确保长老会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牧师而建立的。它是第一个明确说明长老会是“一个学院式建筑而非大教堂式建筑的教会”的机构。

长老会总会在1745年分成的两个机构，即费城会议和纽约会议，于1758年在

接受《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作为他们的信仰教义告白、以及遵守《威斯敏斯特指南》中所载的崇拜和纪律形式的基础上重新联合起来。合并条款还规定，牧师候选人应向颁发许可证的长老会提供合格的学习成绩。合并时，长老会教会共有九十八位牧师，约两百个聚会会众，许多布道站，以及约一万名信徒。

传教士的进步

在刚才提到的分裂时期，纽约主教团组织了著名的、典型的汉诺威传教长老会（1755年）。这个长老会以弗吉尼亚州的汉诺威县为中心，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延伸到佐治亚州。在其组织之前，理想的牧师和传教士塞缪尔-戴维斯牧师在其范围内工作了多年，有时是在孤独中工作，他后来是普林斯顿学院的院长。他出生于特拉华州的殖民地，父母是威尔士人，他是仅次于怀特菲尔德的那个时代最雄辩的传教士。他同时也是自由的捍卫者、教会的创始人和神学院学习的朋友。他自己的教区范围相距近百英里，但他的热忱使他自己的众多教堂得到了照顾；在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英国为促进所有殖民地的宗教利益作出了认真的努力。这位孜孜不倦的传道人和他的同工对美国十三州的南方和西方以及中原殖民地的长老会教会发展所给予的推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分裂的好处

1745年的分裂并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事；它在某些方面的影响不可否认是不幸的，但尽管如此，人的愤怒还是被上帝所推翻了。教会的原则得到了更明确的界定，慈善的责任得到了加强，宗教复兴的价值得到了强调，牧师教育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刺激，而联合自然导致了在教会扩展方面的坚决和积极的行动。从1758年重逢之日到1775年的这段时间，是一个长老会教会扩大

活动的时期。杜奇斯县长老会成立（1763年），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长老会成立（1770年）；牧师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学院院长（1768），同时也担任神学教授。长老会开始进行全面的传教活动（1767年）；目的在于为了维持在边疆的福音传道，下令举行一次总的传道会（1767年）传教活动；批准了一项支持牧师候选人的计划（1771年）；并任命了一个相应的委员会（1773年），负责为牧师提供支持。一个委员会被任命（1773年）监督宗教出版物的发行。这些会议行动分别是我们的“国内传教委员会”、“牧师教育委员会”和“宗教出版委员会”的雏形。

四

国家独立和宪法的通过

1776-1788

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

然而，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教会并不是只为殖民地的最佳利益而采取行动。在这一时期，宗教自由受到了一项提议的威胁，即在殖民地建立一个圣公会机构，为了支持这个机构，所谓的持异议者将被征税，在这个机构下，他们将承受许多沉重的负担。为了防止一个对美国基督徒的最高福利充满危险的计划的实施，长老会宗教会议（1766年）与康涅狄格州总协会达成了一项联合计划，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保护各教会的权利。事实上，促使美国革命

发生并成功结束的最强大的影响之一，就是长老会教会和会众主义众教会反对这种（来自圣公会威胁的）对不可剥夺的良知权利的攻击的反对。宗教力量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常常被世俗历史学家所忽视。

从美国独立革命斗争的开始，长老会的牧师和教会就站在殖民地的一边（而反抗英国政府）。1775年，长老会总会发布了一封牧函，其中的一段摘录表明了教会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内容如下：“要小心维护目前存在于所有殖民地的联盟。特别是，由于目前在费城举行的（新成立的美国联邦政府）大陆议会的代表们是最自由和不偏不倚的方式选出来的，因此，让我们不仅要尊重他们，鼓励他们进行艰难的服务，而且我们要祈祷上帝在他们的工作中给予指导。我们不仅要祈祷，而且要坚决遵守他们的决议；让我们看到，他们能够调动这个广大国家的全部力量来执行这些决议”。

与此同时，与长老会宗教会议的这封信同时发表的，还有著名的《梅克伦堡五月独立宣言》，宣布放弃对英国的一切忠诚；该宣言由许多长老会代表组成的北卡罗来纳州西部会议通过，从而阻止了殖民地会议在同一领域的行动。此外，在国会的会议上，没有一个代表的影响力超过了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威瑟斯庞牧师的影响力；他也是《宣言》中唯一的教士签名者。他说：“他的口音和信念都是苏格兰人，但内心却是美国人”。美国长老会对美国独立事业的奉献从未动摇过；她的牧师和成员为支持这一事业不惜一切代价，与威瑟斯庞一样，准备在必要时为捍卫公民和宗教自由而赴汤蹈火。

宪法的通过

随着1783年和平的恢复，教会逐渐从战争带来的恶果中恢复过来，人们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一个更全面的组织。美国的独立为基督教教会和美国人民创造了新的条件。长老会不再仅仅是在美国的某些地区被容忍，而是在所有的州

与圣公会和公理会一样，享有充分的宗教和公民权利。因此，在1785年，长老会总议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一份教会政府和纪律计划。该委员会于1787年提交了一份最终报告，该报告被下发到各长老会和教会供其审议，但没有被采纳或批准。1788年5月28日，长老会宗教会议在对这一计划进行修改后，正式通过了这一计划，作为教会的宪法。在同一天，它下令将《信仰告白》进行了修正，应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次日，大会还下令将《威斯敏斯特大教义》和《威斯敏斯特短教义》以及《工作指南》作为宪法的一部分。《长老会信仰告白》实质上是威斯敏斯特大会的告白，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对第二十三章的改动，该章涉及民事裁判官。它没有像以前那样，把控制和监督宗教会议的权力交给行政长官。而是在总会议上宣布，赋予地方行政长官的职责是“保护我们共同的主的教会；而不偏袒任何教派的基督徒，以使所有教会教派的人应享有充分和不容置疑的自由，在没有暴力或危险的情况下履行其神圣职责的每一部分”。教义获得通过，但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即在《大教义》中从第二条命令所禁止的罪行目录中删除了“容忍假宗教”的罪行。在长老会宪法的教会政府部分，与最初的威斯敏斯特标准有许多不同之处。而《崇拜指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新作品。在其文本中，正如1787年所提议的那样，引入了祈祷的形式，但宗教会议拒绝采用任何接近于礼仪形式主义性质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与宪法的通过有关的变化都是朝着自由的方向进行的，即礼拜的自由、祈祷的自由，以及最重要的是教会不受国家控制的自由。长老会从成立之初，就一直是公民和宗教自由的主要倡导者。1788年，它成为一个拥有适应一个新的、成长中的、伟大的国家的需要的宪法的教会。

教义体系

1788年长老会教会宪法的通过自然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坚持长老会制度的教会在其历史进程中与基督教教义的一个重要类型形成了如此自然的关系，以至于加尔文主义和长老会这两个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词。长老会或加尔

文主义思想体系的主导思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上帝的无条件主权的学说。这个主权的意思是，由一位至高无上、永恒、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为了智慧、公正、圣洁和慈爱的目的，绝对控制宇宙中的一切，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事物，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种神圣的主权在长老会系统中通过其组织原则得到实际体现，即上帝的话语作为信仰和实践的最高和无误的规则的主权。长老会系统只接受并纳入那些可以证明有神的话语（圣经）的证明的原则和规定，作为永久的约束义务。这种义务适用于教义、教会政府和崇拜；长老会在1788年重申了这种义务。

教会政府

上帝的话语高于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为什么长老会声称他们在1788年标准中所表达的教会管理在圣经中找到明确的依据。据称，其主要来源之一是基督时代的犹太教会制度。会堂的长老成为基督教会中的长老；会堂的主要统治者在主教（监督episcopos）或教区主教中重现；当地的犹太公会修改并确立为长老会；大犹太公会是犹太会议、大会和理事会的原型。新约教会政府的原则进一步导致了对教会、她的官员和法院所采取的观点的明确陈述，具体如下：

普世教会由所有信奉真宗教的人和他们的子女组成；教会的权力仅仅是宣示性的和属灵的；基督教的牧师只有一个顺序级别；由会众选举的执政长老在教会的管理中与牧师联合；世俗事务由执事或托管人管理。依次建立的司法机构或教会法庭是：（1）会众会议，管理特定的教会，由牧师和执政长老组成；（2）长老会，管理有限区域内的所有会众，由其中的所有牧师和每个教会的一名长老组成；（3）教会会议，由至少三个长老会组成，对长老会和会众行使监督权，由牧师和长老组成；以及（4）长老会大会，对整个教派的总体利益拥有监督权，并构成联合、和平、通信和信任的纽带。这些教会法庭

的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上级法院被赋予对下级法院的权力，这一点在教会章程中明确规定。他们都强调，长老会的政府不是由单一的人、如教区主教，而是由代表大会组成。

教会成员条件

在教会成员资格这一重要问题上，长老会在1788年及以后都明确指出，接纳成员进入可见教会的条件与圣经中揭示的救赎条件相同，即：申请者相信有一位上帝，即圣父、圣子和圣灵，并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圣的、全能的救主，同时声明真诚地希望在耶稣基督里过一种为上帝接受的生活。据称，任何教会都无权对这些条款或条件进行增减。教会成员的行为由特定教会的会议控制，但规定每个成员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伤害，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或投诉。

批准的崇拜方式

长老会的崇拜在1788年的《崇拜指南》（或称《礼拜指南》）中得到了重申，其特点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人类的大祭司身份在新约中是不存在的，新时期的唯一大祭司是主耶稣基督。牧师不是祭司，而是传道人。因此，无论是与圣礼有关的，还是与强制的礼仪或祭司的法衣有关的，圣职主义在长老会的崇拜中都没有地位。

圣礼只是一种仪式，通过可感的标志，基督和他的利益“被代表，被封印，并应用于信徒”。祈祷是灵魂与上帝的自由交往，因此是自愿的。牧师不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人，拥有赦免罪的神圣权力；而只是在所有构成对三位一体的神的敬拜和与之相交的过程中领导人民。真正的敬拜者既不在撒玛利亚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天父，而是在精神和真理中敬拜。上帝就在每一个忏悔和相信的灵魂身边。

长老会在其教义中一直尊重神圣的主权，但不否认人类的责任；在其教会政体中，它高举基督的头衔，同时充分发展基督徒的活动；在其敬拜中，它在给人带来祝福的同时，坚持每个灵魂都有自由接近他（基督）的权利，他的恩典不能被任何人类条例所束缚。

同时代的宪法

长老会教会的宪法是在美国联邦宪法制定的同一年通过的。长老会为确保各殖民地之间的团结所发挥的影响力，在独立战争结束时被热心地用来使它们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阻碍现在的联邦联盟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州不愿意将它们拥有的任何权力交给一个总联邦政府。联邦党人在倡导更紧密的联合时，没有比约翰-威瑟斯庞、埃利亚斯-布迪诺和大陆会议的其他长老会成员更恳切和雄辩的支持者了。桑德森在他的《独立宣言签署人的生平》中说，“威瑟斯庞强烈反对国会中所表达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各州之间的持久联盟是不可行的；他热情地坚持认为，为了给政府的措施带来活力和成功，绝对有必要进行联合。”在这一点上，他（威瑟斯庞牧师）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这些人已经形成了他作为长老会成员一直坚持的观点。缓慢但肯定的是，与威斯敏斯特标准一致的政府理念被接受为美国政府的形成原则，而且是被许多与长老会无关的人接受。这些人中有制宪会议的伟大领袖，詹姆斯-麦迪逊，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威瑟斯庞的学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最重要的是乔治-华盛顿，他虽然是圣公会教徒，但对长老会及其对国家的服务非常重视，他不仅与长老会成员一起进行圣餐之礼，而且还公开表达了他的高度敬意。不是说长老会的政府原则是共和国政府产生的唯一来源，而是说使殖民地成为国家的力量中最强大的是《威斯敏斯特标准》中的政府原则，而且长老会首先在这片土地上完整地教导、实践和维护这种政府形式；共和国就是按照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说，“1776年的革命，就

其受宗教影响而言，是长老会的措施。它是旧世界的长老会在她的儿子们——英国清教徒、苏格兰圣约信徒、法国胡格诺教徒、荷兰加尔文教徒和阿尔斯特的长老会——身上植入的原则的自然结果。”

五

扩张和复兴，1789-1835年

第一届大会

长老会教会宪法通过后，根据其规定，教会指定大会于1789年5月的第三个星期四在费城第二长老会教堂举行。会议还决定将大会分为四个会议，分别命名为纽约和新泽西会议、费城会议、弗吉尼亚会议和卡罗莱纳会议。其中第一个会议包括杜奇斯县、新布伦瑞克、纽约和萨福克的长老会；第二个会议包括巴尔的摩、卡莱尔、路易斯、新堡和费城的长老会；第三个会议包括汉诺威、列克星敦和红石的长老会；第四个会议包括阿宾顿、奥兰治和南卡罗莱纳的长老会。总会指定的大会开幕式主持人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John Witherspoon牧师，当选的主持人是纽约市的John Rodgers牧师。长老会在第一届大会中的代表基础是，每个由不超过六位牧师组成的长老会应派出一位牧师和一位长老作为委员，每六位牧师应按同样的比例派出一名牧师和一名长老。目前的代表基础是每24名牧师有一名牧师代表和一名长老代表（或者每增加一个零头的牧师不少于12名为一组）。长老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人民（教会会众）与牧师在教会管理中的合作，这一目的是通过在所有教会的司法机构中设立执政长老来实现的，他们在宪法中被称为“人民的代表”。大会

与“人民”的关系在政府形式中得到了强调，声明作为教会的最高司法机构，“它应在一个机构中代表本教派的所有特定教会。”

康涅狄格州的总协会

1792年，大会通过任命一个常设委员会，与康涅狄格州教会总协会进行了交流。通信的一个结果是接纳该协会的代表参加大会，有发言权，但没有投票权。1793年，提摩太-德怀特（Timothy Dwight）、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年轻时）和马蒂亚斯-伯内特（Matthias Burnet）作为总协会的代表在大会上就座。1794年，该协会（康涅狄格州总协会）的代表们被允许投票。1809年，佛蒙特州的总协会、1810年新罕布什尔州的总协会和1811年马萨诸塞州的总协会被允许在大会中有代表。然而，到了1830年，由于主要基于宪法理由的反对，这种做法已经完全停止了。作为上述做法的部分依据，只需说明康涅狄格州的大多数教会在十八世纪末都认为自己实际上是长老会的教会。1799年，北哈特福德协会发表了以下声明：“本协会向所有可能关心的人提供信息，康涅狄格州的教会章程建立在该州最早的定居时期通过的共同习俗和信仰告白、协议首脑和教会纪律条款之上，不是公理会，而是包含苏格兰教会或美国长老会的管理要领。”这一行动将解释为什么康涅狄格州总协会和大会之间的通信和联合计划是可能的。这也解释了长老会在纽约州西部、俄亥俄州北部和该国其他地区的力量，那里的人口中充满了新英格兰元素。

1801年的联合计划

与康涅狄格州总协会通信的另一个结果是在1801年制定了联合计划。1798年是一个灵性萧条的时期，教会缺乏活力，全国普遍存在不忠、不信教和不道德的现象，就是证明。然而，在1799年和1800年，圣灵亲切地访问了纽约州

中部和西部，以及肯塔基州，使宗教复兴，而整个教会在他（圣灵）的影响下果然得到了振奋。许多皈依者加入了教会，而在边境地区，组织新的教会变得势在必行。

组织国内宣教

该计划允许公理会的牧师为长老会的教会服务，反之亦然，而不干涉牧师或教会与他们自然归属的机构的关系。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有争议的问题可以提交给长老会或公理会理事会。此外，公理会和长老会的混合教会可以由委员会成员管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由长老会中的一位代表参加。由于上述最后一项规定，委员会成员有时会作为专员参加长老会。

该计划对同意该计划的教会和事业是有益的；它为长老会带来了一个庞大而有活力的新英格兰元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也带来了纷争的萌芽，这些争议和冲突在1837年导致了巨大的分裂。

1799-1800年的复兴

肯塔基州的复兴值得一提。早在1783年，长老会就在这个州建立了自己的机构，由著名的大卫-莱斯担任牧师。1786年，大会将该地区的牧师和教会组成了特兰西瓦尼亚长老会，教会的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1802年大会成立了肯塔基州的长老会会议。该州的人口坚韧而勇敢。与其他许多新社区一样，宗教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1799年，复兴的精神开始在某些教会中表现出来，到1800年7月，其范围包括整个地区。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聆听福音，而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

长老会开始举行营会。南方的教会是以前的坎伯兰地（Cumberlands），他们

在教堂和城镇中的住宿导致了“营会”的建立。因此，大西洋这一边的这些聚会起源于长老会，而且是由他们最初建立的人的情况所证明的，因为正是复兴带来了营地聚会。复兴也导致了对牧师的需求超过了供应量，而随之而来的过度行为从1803年开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坎伯兰长老会在按立牧师方面的行动，根据肯塔基州议会的判断，这些人无论从学识还是从健全的教义来看，都没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因此总议会在1806年解散了该州长老会；最后在1810年（那些被解散的肯塔基州长老会成员）迈出了建立所谓的坎伯兰长老会的第一步。

神学院

长老会教会历史上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建立了一所神学院。在这所神学院成立之前，牧师候选人是在被认为有资格从事如此重要工作的教会牧师的照顾下接受培训的。然而，教会已经发展到如此巨大的程度，以至于对新牧师的需求无法在老牧师亲身的培训体系下得到满足，因此，大会于1812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建立了一所神学院。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Archibald Alexander）博士被选为第一任院长。其他类似的机构也相继成立：——奥本学院（纽约），1819年；联合学院（弗吉尼亚），1824年；西部学院（阿勒学院），1827年；莱恩学院（辛辛那提），1829年；麦克-卡米克学院（芝加哥），1830年；哥伦比亚学院（南卡罗来纳），1830年；寇米克学院（芝加哥），1830年；联合学院（纽约），1836年；丹维尔学院（肯塔基州），1853年；德国学院（杜布克），1824年；比德尔学院（有色人种），（北卡罗来纳州），1868年；德文学院（新泽西州布卢姆菲尔德），1869年；旧金山学院，1871年；林肯学院（有色人种，宾夕法尼亚州），1871年；奥马哈学院，（内布拉斯加州），1891年。其中，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神学院现在与长老会有联系。在美国，联合神学院已经放弃了与长老会的联系。

1812年教会的力量

早期国内传教士

向西移动的人口潮的需求是建立神学院的有影响力的原因，这些需求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增长，多年来一直保持同步。在较新的地区，仍然像1812年一样，教会的数量远远超过牧师的数量，而且也是如此，像以前一样，有很多对自我牺牲和奉献的呼吁。在十九世纪初年，国内传教士的自我牺牲意味着什么，可以从当时的传教士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推断出来。例如，其中一位——詹姆斯Staterrill Hall，密西西比地区的传教士——在普利卡向大会做了13次定时旅行。他边走边讲道。“在传教中服务了七个月零十三天，收到了八十六美元”作为他的支持。另一个叫约翰-林德利的人，工作了四个月，期间他“给11个孩子施洗，讲道96次”，得到了12美元50美分。这个早期的人甘愿为基督计算所有的东西，而由于他们自我牺牲的劳动，长老会，从人的角度来说，要归功于她目前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权力和影响地位。

1800-1830年的增长

从1800年到1830年，教会的增长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年的成员总数约为2万人；最后一年的成员总数据说是173327人。取得进展的主要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新教会会议的组织日期来表明的，即，肯塔基州和匹兹堡，1802年；奥尔巴尼，1803年；日内瓦，1812年；北卡罗来纳州及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1813年；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1814年；日内瓦，1821年；新泽西州，1823年；西保留区，1825年；西田纳西州和印第安纳州，1826年；尤蒂卡、密西西比和南阿拉巴马州，以及辛辛那提，1829年；以及伊利诺斯，1831年。

国内传教事业

在这一时期，基督教事业的进步表现在大会所进行的传教工作上。如前所述，早在1719年，大会就开始了国内传教工作，并通过不时地任命监督委员会来继续进行。大会起初直接控制这项工作；但在1802年，由于手中的利益日益重要，大会设立了一个国内传教士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816年由大会正式组建为传教士委员会，并于1829年将匹兹堡教区的西部传教士协会与大会的国内传教士委员会合并。从1719年的纽约市开始，国内宣教事业逐渐发展，直到1916年，它通过大会、主教会和长老会的工作，覆盖了每个州和地区。

对外宣教的发展

大会在这个方向上的第一个行动似乎是任命亚撒利雅-霍顿（1742）为纽约省的印第安人传教士。1751年，纽约主教团下令为印第安人的传教活动募捐，1752年，所得款项被交付给那些自我牺牲的传教士和忠诚的牧师大卫和约翰-布雷纳德，他们在特拉华人中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祝福。长老会总议会和大会都坚持不懈地认真倡导向原住民传教。向美国以外的异教徒传教的运动是随着本世纪的开始而展开的。美国对外宣教委员会（波士顿）成立于1810年，许多长老会通过它为外国的一般宣教工作贡献了他们的礼物。1817年，长老会大会决定参与外国传教工作，并与荷兰归正会和准归正会一起在纽约成立了联合外国传教士协会，但这个协会在1826年与美国委员会合并。然而，1838年的长老会大会认为教会最好能控制自己的传教工作，于是成立了长老会对外传教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其所有的事业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在世界各地为基督作证。

教育的进步

这一时期教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教育委员会的组织。这一步骤是在1812年建立神学院的政策的自然结果。长老会教会和教育有一种相互选择的亲和力。她的早期领导人几乎都是受过全面教育的人，例如，丹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马凯米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安德鲁斯是马萨诸塞州哈佛学院的学生；迪金森是康涅狄格州耶鲁学院的学生。此外，教会一直保持着对牧师资格的高标准。诚然，这一标准曾两次成为分裂的原因——1745年和1810年，但教会从未因任何方面的要求而降低她的要求。她相信受过教育的牧师是她的力量，因此她建立并维持了学院、大学和神学院，并且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为“基督大使”这一崇高职务的有价值的候选人提供了部分支持，这是公正的。这项工作作为一个整体，于1819年正式委托给教育委员会，通过它这个工具，许多“灵魂的赢家”已经准备好从事主人召唤他们的服务。

大约在1825年，教会的平静开始被有关联合计划的争论严重扰乱了。许多人年复一年地对该计划提出越来越多的抗议。1827年，公理会协会的代表在大会上的投票权被剥夺，到1830年，他们在大会上的代表权也停止了。1826年，一份由48人签署的抗议书被记入大会记录，反对接待来自有长老会牧师的混合教会的委员，1832年，认为宪法不允许这些人作为成员出现在大会中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提出了反对这种做法的正式决议，并以相当大的多数通过。除了宪法性质的问题外，还有一些政策问题也强加给教会。许多教会对国内传教的贡献是向美国国内传教士协会提供的。对外国传教士的捐助是由美国传教会提供的。

1835-1861

分裂期间的进展

教会的一大部分人争论说，现在应由严格的教派机构来进行所有的传教工作。匹兹堡会议于1831年成立了西部外国传教士协会。那些反对建立教派机构的人属于被称为“新派”的一方；而那些主张教派机构的人，属于“旧派”。教义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提出。然而，最好的权威人士认为，造成教会分裂的主要问题，是那些与宪法和一般传教士政策有关的问题。这一观点不仅可以通过研究教会在大分裂之前15年的历史得到证实，而且还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证实。首先，在1837年5月23日，长老会大会以一百四十三票对一百一十票的表决结果，废除了与康涅狄格州总协会的联合计划。6月1日，它又通过了一项决议，“为了保持长老会的纯洁性，在此宣布，西部区的一切行为不再是美国长老会的一部分”。这一行动之后，又相继通过了反对美国国内传教会和美国教育协会的决议，剔除了乌蒂卡、日内瓦和吉尼西教区，并设立了长老会对外宣教委员会。1838年的大会会议时，“新派”委员们抗议将来自被排除在外的教会的代表排除在外，于是组织了一个南方人大会。学校之间的问题被提交给民事法庭解决。第一项裁决有利于新派，但上诉案件的判决有利于旧派。根据后一项裁决，旧派大会在法律上成为长老会的大会。

分裂期间的进展

这两个分支都在缓慢但稳定地成长；都在不同时期受益于宗教的复兴——特别是1857年的教义复兴；都在组织自己的慈善工作方面取得了进展。

早在1852年,新派大会就开始任命委员会来接收和控制来自教会的慈善捐款,并在1862年成立了长老会国内传教委员会。

出版事业

1838年,旧派大会设立了出版委员会,1852年,新派大会将同样的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现在,教会的这一机构在重要性和实用性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一个民的习惯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阅读的特点决定的。因此,很有必要让基督教思想通过印刷品到达并影响全国人民的思想。起初,传播宗教文献是本委员会的唯一职责,但由于教会主日学校的精彩发展,它的工作得到了天赐的大大扩展。教会的儿童现在是这个机构的特殊对象,因此大会在1887年将其名称改为“长老会出版和主日学校工作委员会”。

教会建设基金

教会建设基金委员会作为一个组织最早成立于1844年(旧派)和1854年(新派)。该委员会负责的是兴建教堂建筑和保障牧师的工作。它在保护新教会方面所给予的帮助,——通过建立教会建筑,从而使它们在软弱中得到维持、直到它们达到强壮,——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1855年,旧派大会将牧师救济事业交给了一个委员会;然而,它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719年,当时总议会从其基金中为约翰-威尔逊牧师的遗孀投了一笔钱。1755年,费城议会成立了名为“寡妇基金”的公司;因此,1855年大会的行动只是将一种长期存在的公共和私人慈善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1887年的大会对教会对其残疾牧师和已故牧师的遗孀和孤儿所承担的义务深有感触,建议教会筹集一百万美元的“百年基金”,加入董事会的永久基金(365,538美元),其利息每年用于救济教会的残疾老兵及其家人。这个基金

在1889年完成后，立即为董事会的捐赠增加了605,000美元的资金。

对自由人的传教

在这个国家的有色人种中的传教工作绝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在本世纪初，长老会大会就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期向他们传福音。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田纳西州和其他南方各州的牧师们为向奴隶们传讲福音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劳力和金钱，在南北内战开始时，长老会大会照管的教会中大约有12000名有色人种的信徒。然而，当胜利为共和国的武器加冕时，教会为自由人做出了更为特别的努力。旧派与新派长老会两个分支各自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负责这项工作——1865年的新派，1866年的旧派。1882年，这个联合委员会被组建为自由人传教委员会。

南方长老会

教会的两个分支的进展受到了干扰。1857年南方新派大会坚决反对奴隶制，结果有几个南方长老会退出，并组织了一个新的联合会议。该机构在1863年与现在被称为“美国长老会”的机构建立了联盟。

战争

1861年5月，旧派大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举行会议，只有13名来自脱离联邦的州的专员出席。来自纽约长老会的专员加迪纳-斯普林（Gardiner Spring）博士提出决议，建议设立祈祷日，表明对联邦政府的忠诚，并宣布有责任支持该政府和维护联邦。这些决议以156票对66票获得通过，但少数人只是抗议大会在政治生态问题上采取行动，并决定公民效忠的问题。“春季决议”据称是组织“美国联邦长老会”的原因，该教会于1861年12月4日在佐

与团聚有关的是一个纪念基金的筹集，据报告其金额为7,883,983.85美元。该基金主要用于支付教会债务、资助学院和建立新的礼拜场所。

1891年的争论

自1869年重逢以来，教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其和谐只受到了争议的严重威胁（1891-1894年），即关于宗教权威的来源以及圣经的权威和可信度的争议，这场争议以1899年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大会通过一项一致的声明而告终，声明教会忠于其对这些问题的历史观点。

密西西比河流域

教会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进展从其最早的移居开始就很引人注目，并受到团契的刺激。国内传教士的工作通常与人口的增长保持同步，教会的组织也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在1869年之前和之后，这种进展部分地体现在西部某些长老会教会会议的成立日期上，具体如下：威斯康星州，1851年；爱荷华州，1852年；明尼苏达州，1858年；堪萨斯州，1869年；内布拉斯加州，1874年；得克萨斯州，1878年；达科他州，1884年；南达科他州和北达科他州，1888年；印第安地区，现在的俄克拉荷马州，1895年。

太平洋海岸和洛基山地区

太平洋海岸的教会始于马库斯-惠特曼（Marcus Whitman）博士在俄勒冈州的传教工作，以及1838年在Wai-ye-lat-poo（Kamiah）的教会组织。惠特曼将遥远的西北地区拯救给了美国，并在两个伟大的教区奠定了基督教工作的基础。从墨西哥获得领土后，加利福尼亚的教会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并于1849年开始定居。太平洋长老会教会，即现在的加利福尼亚长老会教会，成立于

1852年，并将整个太平洋海岸纳入其管辖范围。1856年成立了阿尔塔加利福尼亚教会，并于1870年与其姐妹教会合并。1876年，哥伦比亚（现在的俄勒冈）教会成立，1890年，华盛顿教会成立。在毗邻的落基山脉地区，各教会的成立日期为：科罗拉多，1871年；犹他，1883年；新墨西哥，1889年；蒙大拿，1893年；爱达荷，1909年；亚利桑那，1912年。1881年，绝大多数的教区根据其边界与所在州的边界一致的原则进行了合并。

七

进展，1875-1900年

十九世纪后半期，教会历史上的其他重要事件如下：

1875年，大会加入了“全世界持长老会制度的归正会联盟”，该联盟由位于各大洲的约九十个国家和教派的教会组成，到1916年，共有35,000,000名信徒。1881年，节制改革（戒酒）的重要工作被委托给节制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12年成为一个理事会。1883年，由于西部地区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要求，成立了学院和学校援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现在被称为学院委员会。1888年，南方和北方的教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共同庆祝了大会的百年纪念，并筹集了605,000美元的百年纪念基金，如其他地方所述，该基金被添加到牧师救济委员会的捐赠基金中。美利坚合众国长老会和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两个大会之间的通信是在1882年首次实现的。各教会之间的合作计划也不时地被采纳。

八

二十世纪

新的福音传播

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教会开始组织起来，在其所有的工作部门取得进展。大会的二十世纪基金委员会通过一致的努力，使对教会的支持，以及对宣教和慈善事业的捐款有了明显的增长，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现在。大会意识到基督教会最大的资产和最高的考验是其拥有的福音力量，因此在1901年成立了福音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的努力，在上帝的祝福下，不仅在长老会内部，而且在许多其他教派中，精神状况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作为这一福音运动价值的证明，在1899年至1916年期间，因承认信仰而加入教会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用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的话说，应该记住长老会“虽然没有夸口，也没有大喊大叫，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坎伯兰长老会的联合

相信美国长老会家族的各教会应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03年大会任命了一个教会合作与联合委员会，作为其活动的结果，美利坚合众国长老会和坎伯兰长老会之间制定了联合条款（1904-1905）。这种联合是在1903年修订的威斯敏斯特标准的基础上，在1906年分别于爱荷华州得梅因和伊利诺伊州迪凯特举行的大会上完成的。与这次联合有关的诉讼相当多，但无论如何，通过这次联合，美国长老会增加了约1200名牧师，1800间教会和90000名圣徒。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教会合并是美国长老会历史上在《标准》基础上实现的

第三次合并，另外两次是1758年和1869年的合并。威斯敏斯特标准对美国长老会来说是一种活的力量。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是英语福音派基督教世界的宗教代表所采用的唯一普世性的教义标准。

与坎伯兰教会联合的结果之一，是在大西洋（1868年）和卡托巴（1887年）之外建立了两个教区，只由牧师和有色人种的会众组成，即加拿大和东田纳西。1912年，西德教区的成立也承认了教会组织中的种族和国籍原则。然而，这一原则在殖民时代就被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的威尔士人、德国人和有色人种教会所接受，后来一直到现在，只要有需要，这些教会和其他民族的教会都接受了这一原则。

普通基督教团契

教会合作与联合委员会还在建立“美国持长老会制度的改革派教会理事会”方面发挥了作用，该理事会于1907年通过“协议条款”组织起来，使该国的七个长老会和改革派教会关系更加密切。此外，教会通过它成为1908年12月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组织“美国基督教会联邦委员会”的一个因素，该委员会由30个教派组成，拥有约17,000,000名教徒，并代表美国长老会的大多数人。此外，该教会还一直对美国圣经协会、美国主日联盟和基督教事业联合协会等宗派间组织给予热情的支持。它与所有福音派基督徒自由交往，并充分承认所有人的良心权利。

信仰告白的修订

自1788年以来，《信仰告白》只在1887年进行过修订，如其他地方所述，1903年进行了相当程度的修订。修订的内容是第十章、第十六章、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五章，对第三章和第十章也通过了一项声明，否认它们是宿命论的教

导,并在信仰告白中增加了第三十四章和第三十五章,分别题为“关于圣灵”和“关于上帝之爱和传教”。这一修订的明确目的是否定教会以外的人对教会关于上帝的永恒命令、上帝对全人类的爱以及他准备将他的拯救之恩赐给所有寻求它的人的教义所做的某些不恰当的推论。在1902年修订版的前一年,大会一致通过了“改革宗信仰的简要声明,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教义信仰。”虽然不是教义标准,但该声明具有解释信仰告白的决定性价值。除了改革宗信仰的简要声明外,大会还在1906年批准了由大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共同礼拜书》,并明确宣布该书只供自愿使用。

空置教堂的供应

一个多世纪以来,失业牧师的就业和空置教堂的供应等相关问题一直是教会的重大问题之一。1912年,大会和各长老会通过了一项宪法规定,授权大会任命一个常设委员会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该委员会被任命后,在这个最重要的运动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教会成员的工作和其他组织

自1788年以来,教会行政或政府标准经常被修订,近年来,通过承认教会成员们在教会监督下建立自愿组织的权利,为他们提供了更有效的联合工作,正如《教会政府形式》中题为“教会组织”的第二十三章中所规定的。这种扩大服务的趋势在1906年长老会兄弟会的组织中得到了体现,即现在的男子工作常设委员会。1908年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915年教会政府形式中题为“执行委员会”的第二十六章的通过,也是这种趋势的重要体现。这一章授权每个教会司法机构,从长老会到大会,在指定机构的定期会议之间使用这种组织形式进行行政服务,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将几个传教士和慈善委员会的工作统一起来。它还每年为各委员会和大会报告预算。除执行委员会

外，教会还于1907年通过了《纪律手册》第十三章，为几个司法机构设立了常设司法委员会。

牧师支持基金

牧师赡养基金成立于1906年，目的是要为那些愿意支付养老金储蓄的牧师提供经费。他们认为牧师有权根据所做的服务获得养老金。这个基金在1909年被特许为一个委员会，并在1912年与救济委员会合并。在这两个委员会的共同主持下，1913年开始了一项运动，以筹集1000万美元的资金，满足因疾病或年老体弱而退休的牧师及其家人的需要。

妇女在教会中的地位

长老会一直维护妇女在教会中与行政事务有关的权利。女性成员通常投票选举牧师和其他教会官员。以慈善为目的的妇女协会一直存在，而妇女对外宣教协会早在1870年就已组织起来。现在有六个这样的组织，都与国外传教会有关，并为这一伟大的事业带来了超过五分之三的教会成员的热忱和效率。国内宣教妇女委员会组织于1879年，并于1915年成为一个委员会。它的工作是对国内宣教委员会的工作的补充。还有一个自由民委员会的妇女部。

教會在婦女服務方面所採取的最後一步，是在1915年通過了政府形式中的一項規定，授權各教會選舉和設立女執事，這些官員將在會議的指導下進行。

1916年的委员会和机构

长老会在基督教活动领域的一般工作从一开始就在总长老会、总议会或大会的监督下进行。大会根据其“监督整个教会的事务”的权力，如其他地方所

述，不时地任命各种机构来促进基督王国的一般利益，其中一些是临时的。为了方便参考，那些永久性的机构都被命名如下，名字后面的年份是每个机构最初成立的日期（译者注，此略长老会所属的各个机构详细列表）。

持续的进步

有意思的是，在宗教改革时期，苏格兰教会的行政事务是由正式任命的委员会处理的。在那里，无论是教会还是国家的代议制政府，都是通过立法机构控制下的负责机构进行工作的。在这里，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美国机构目前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在截至1916年3月31日的财政年度里，由该委员会（美国长老会大会委员会）负责的国内传教工作帮助了1912个教会，并有1854名传教士在海外传福音。此外，各教区开展的工作表明，在教区国内传道会下，有3620个教会和传道会得到了援助，并雇用了2558名传教士。妇女国内传道会的工作主要是沿着特殊的路线进行的，主要是教育性的，由教会的妇女和年轻人支持，并与大约14000个这样或那样的协会有联系。同年，国外传教士委员会的工作由27个总传教士、162个传教站、1330名传教士、6097名本地助手和914个完全组织起来的当地教会以及148,688名当地信徒进行。其机构还用二十多种语言印刷了32,446,850页基督教真理，并开办了172家医院和药房。与总委员会合作的外国传教会妇女委员会由许多协会支持，其方式与妇女国内传教会相同。

教育委员会在1916年有831名牧师候选人，并积极为州立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学生提供精神福利，同时也监督非专业人员（平信徒）的培训学校，他们的信仰活动是基督教会20世纪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特征。

出版和主日学校工作委员会雇用了123名传教士，他们在这一年里组织了843所主日学校，此外还提供了大量的、更有价值的主日学校文献。教会建设委

员会使许多需要援助的会众能够建立适当的教会建筑，自1845年以来已援助了10866个会众。救济委员会在1916年照顾了1555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并得到教会的衷心支持，努力为其所有有价值的目标提供更多的资金。自由人传教委员会（针对有色人种的传教委员会）监督着438个教堂和传教站，有27,916名教徒和24,446名主日学校的学生。该委员会还帮助了扶持了272名牧师和494名教师。1916年，学院委员会与46个与长老会有联系的教育机构和18个受长老会影响的教育机构进行了合作。该委员会的工作基础是，帮助基督教学院提供了更多的基督教工作者。传道和男子工作的常设委员会是比较新的，他们的工作虽然很成功，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在等待与教会的精神资源相称的发展。

1789年教会用于传教和慈善目的的捐款总额为852.00美元，1916年为7,818,297.00美元，这一事实表明了慈善事业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后一年（1917年），用于教会开支的捐款总额为20,109,322.00美元，用于所有目的的捐款总额为28,122,426.00美元。

官方出版物

长老会教会的正式出版物是1706-1716年的总长老会记录，1717-1788年的总主教会记录，以及1789-1916年的总大会记录，每份都是印刷品。它们是美国最完整的教会记录。大会会议记录和各委员会报告现在都是每年发行。

发展，1640-1916

长老会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及以后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这一点从下面的对比表中的数字可以看出（译者注，此略原著中的表格）。

自1800年以来，全国人口增加了约20倍，而长老会教会成员在同一时期增加了约78倍，在截至1916年的一个世纪里，因信仰而增加的总人数似乎约为350万。这个记录对未来持续的属灵进步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啊！

特权和义务

长老会教会的所有历史都是道德力量和精神提升的历史。它的国内传教士一直都在美国人民文明进步的前沿地带。它的牧师和会众是确保共和国的道德和精神以及物质福利的重要因素。它的影响决定了这片土地的政治利益，因为教会和国家都是伟大的新教改革的直接产物。长老会教会提供了革命领袖，如约翰-威瑟斯庞，以及美国总统，如安德鲁-杰克逊、林肯、本杰明-哈里森、格罗弗-克利夫兰、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在异教徒的土地上，长老会教会在提高道德标准、使家庭关系神圣化、引入博爱元素，以及最重要的是将伴随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神圣力量带给广大的男人和女人方面，发挥了安静但强大的影响。無論是在國內或國外，在上帝的帶領下，教會在人類彼此之間的所有關係中，以及在人類對今世和來世的所有渴望中，都是一種生命的味道。

正如其历史所证明的那样，长老会教会在其圣经信条和民众的同情心方面也是强大的；在其与上帝安置它的土地的历史和发展的关系方面也是强大的。

此外，它对共和国不同人口中具有影响力的因素的控制力也很强；在人口数

量上和在其控制下的物质、智力和道德资源上也很强。它拥有崇高的原则、历史性的威望、深远的影响、成倍的资源。对长老会来说，美国不过是机会的另一个名字，如果它想在当前上升到其天赐特权的水平，那么，在对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充满善意的情况下，它应该将其巨大的资源，包括人员和手段，用于广泛传播它所坚持的真理，并尽可能地发展自己的机构。对长老会系统的忠诚包括对其广泛的机构的忠诚；要求开展持久、坚决、积极的运动，沿着教派路线充分履行教派责任。正是沿着这些路线，长老会将向世界证明它作为一个教会存在的权利，它将清楚地证明它在地上的使命，它将上升到机会和责任的全部高度，它将有效地奉献自己于救世主王国的扩展和最终胜利。

在纪念美国长老会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德州达拉斯，1917年5月18日

WM. 亨利-罗伯茨，D. D. ， L. D.

美国长老会大会指定的秘书

根据大会的命令印制

长老会出版委员会

1917

美国长老会于1716年9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成立,从明确和积极的意义上讲,它是美国长老会的会议,因为在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境内的领土上,当时没有其他长老会存在。美国所有其他长老会信仰和秩序的教会都是后来的发展。

作为教会的管理机构,长老会宗教会议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本演讲将强调这些特点。这段历史的主要事实在很多书卷中都有论述,最近在各种出版物中也有论述,包括报纸和书籍。

在这次庆祝活动中,首先要指出的是,自美国长老会通过大会开始在路易斯安那州和西南地区积极开展工作以来,正好是一百年。

当时,1817年5月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的大会上,西尔维斯特-拉内德牧师被大会任命为西南地区的传教士。按照当时的惯例,大会直接任命传教士。拉内德先生是1817年任命的45人名单中的第42位,记录告诉我们,他的任命“特别是为了在新奥尔良市建立福音事工;在前往该市时,他将从底特律开始,经过文森内斯、卡斯凯斯基亚和圣路易斯”。拉内德先生于1818年被任命为新奥尔良第一长老会的牧师,于1820年去世。他是这个重要中心的第一位长老会牧师。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教会的发展确实很好,上帝对那些最初将福音传遍整个西南地区的忠诚的传教士所给予的祝福也很大。例如,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在传教中服务了七个月零十三天,获得了八十六美元的支持。正是因为这样的牺牲性劳动,作为1717年会议的继承者,本次大会才有幸在西南地

区的主要城市之一举行会议，并成为忠于先辈们的信仰和传统的教会的人。

关于总教会的历史，需要强调的第一个特点是，它是一个诞生在美国土地上的基督教会的产物。它是由一个自行组织的长老会组成的。诚然，它的牧师们已经被苏格兰、爱尔兰和新英格兰的各种教会机构按立为牧师（其中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但没有向任何现有的教会机构申请组织长老会的许可或授权。通常来说，欧洲的改革派教会，特别是苏格兰教会，确实应该被视为产生美国长老会的影响的来源。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历史悠久的苏格兰教会是美国所有长老会的母亲，而其他教会，如荷兰、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改革宗教会，也可以被视为与他们有一种父母的关系。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国土地上连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集中组织的信徒团体是自我组织的，不同的特定教会的牧师和执政长老为此聚集在一起，充满了履行他们作为基督徒责任的愿望。因此，该会议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代表了现代生活中的那些趋势，包括教会和民间，这些趋势被称为“美国主义”。这个词是由约翰·威瑟斯庞发明的，代表了一件事——基督徒组织起来进行合作的自由。美国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与美国长老会教会历史有关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它着手组织教会的工作，着眼于未来。根据自己的意愿组成总长老会和总议会的人都是有远见的人。他们是那种相信没有远见的人就会灭亡的人，因此他们开始为一个在具有未来的民族中成长的教会奠定基础。他们在1717年设立了一个用于虔诚用途的基金，并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动传教工作。他们还每年任命一个有权力的执行委员会。这些行为是有组织的慈善事业的最初步骤。其他许多方面，正如记录显示的那样，年复一年，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他们意识到上帝交付给他们的信任的重要性。他们是与他们生活中的不同情况相称的人，准备好了向他们推荐的任何工作，并具有与所有人类事务相关的不可缺少的远见，如果成功是认真和系统的努力的结果。在所有其他事情之上，

他们是依靠神的指引的人，相信神是存在的，对神的信仰，无论外在条件如何，都是所望之事的实质，是未见之事的证据。

长老会历史的第三个特点表明，教会意识到，基督教会的力量在于它拥有一种独特的基督教教义类型。从美国长老会组织之初，就坚持认为与之有联系的人与世界各地改革派教会的信条完全一致。教会没有试图制定新的教义标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是英语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福音派基督徒普遍对圣经教义的系统形式达成了几乎一致的结论，即1643-1648年神学家大会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耶路撒冷厅制定的标准。威斯敏斯特标准不仅是圣经性的，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的，因此在1729年的宗教会议上被正式通过，并要求所有牧师和有执照的人从那一年开始订阅。会议成员这样做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表明，美国长老会在教义和实践上都是被称为新教改革的伟大神圣力量的一部分，这股力量在新约圣经的基础上稳步地重组了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生活。1717年在费城成立的宗教会议是路德1517年在维滕堡工作的一个结果。宗教改革的中心思想过去和现在都是上帝的话语对人类思想和生活的主权这一伟大教义。信条和生命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智慧的生命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某种信条。而这种信条是最真实的，这种生活是最强大的，它以主权的上帝为依托，以神圣的生活为结果，以上帝的话语为指导。

1729年的总议会采取了有利于教会独立的行动，否定了国家对教会的权威。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二十三章涉及到民事裁判官的权力；美国长老会大会否认了威斯敏斯特大会所允许的民事裁判官在“行使牧师权力”方面对长老会大会的控制权力。它（美国长老会大会）还剥夺了民事裁判官“因宗教而迫害任何人的权力”。这些都是宗教会议方面值得注意的行为，似乎这是美国本土有组织的教会首次宣布教会不受国家控制的自由。当时（1729年），在弗吉尼亚等美国南方几个殖民地，英国圣公会是那里的国家建制派教会。

即使在新英格兰，此时教会（清教徒公理会）和国家（新英格兰各州政府）也是统一的。最初在殖民地建立的公理会是一条铁链。作为一个所谓的独立教会的组织，它（新英格兰公理会）的牧师被要求遵守正统，它的成员被要求正确的生活，由民法的强大臂膀支持。在马萨诸塞公理会教会的号召下，民事裁判官将浸礼会的罗杰-威廉斯和长老会的弗朗西斯-多特赶出了马萨诸塞州。公理会在康涅狄格州一直到1818年，在马萨诸塞州一直到1834年都是既定的教会（政府建制派教会），甚至到今天，在新英格兰的三个州都有通过税收支持公理会教会的法律规定。长老会是美国土地上的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首次明确声明了今天被认为是美国特有的、真正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正确关系的学说，这一点必须给予长老会荣誉。这种关系在“自由国家中的自由教会”这一明确的声明中得到表达。

在长老会方面，很自然地从小宗教自由的思想转向福音和传教工作的思想。教会的总会议，像总长老会一样，充满了积极的传教精神。它在第一次会议上就为贫困地区的传教工作做出了规定，并在1719年将来自苏格兰收到的一笔资金的大部分投给了纽约市的第一长老会，这表明它明确认识到了在城市传教的价值。由于知道一个教会对基督的忠诚度的巨大考验是它在拯救灵魂的工作中的热诚，宗教会议对复兴运动给予了热烈支持。乔治-怀特菲尔德在美国殖民地没有比长老会的牧师和成员更好的朋友了，教会的第一次分裂是由于对宗教复兴的需要和价值的意见分歧造成的。分裂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上帝对乔纳森-爱德华兹和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工作的祝福，在出现的特殊情况下，是否可以任命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的人担任牧师的问题。然而，这种分裂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即1743-1758年，而复兴和传教精神非但没有因争论而减弱，反而得到了深化和加强。正如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对长老会教会的评价是：“虽然它没有夸耀或叫喊，但它一直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教会；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传教的教会。”

美国长老会在强烈的意义上是一个爱国的教会。革命斗争开始后，长老会的牧师和教会都站在殖民地一边。1775年，长老会发布了一封牧函，其中的摘录表明了教会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内容如下：“要注意维护目前存在于所有殖民地的联盟。特别是，由于现在在费城举行的大陆会议是由人民团体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因此，不仅要尊重他们，鼓励他们进行艰难的工作，不仅要向上帝祈祷，让他在他们的工作中给予指导，而且要坚定地坚持他们的决议，并让人们看到，他们有能力调动这个庞大国家的全部力量来执行这些决议。”与宗教会议的这封信同时发布的还有著名的《梅克伦堡独立宣言》，该宣言由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一个会议通过，该会议的代表大多是长老会成员，从而阻止了殖民地国会的行动。

因此，殖民地议会在同一路线上的行动（即阻挠美国独立的运动）被推迟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外，在殖民地议会的会议上，没有一个代表的影响力超过了普林斯顿学院院长约翰-威瑟斯庞牧师的影响力，他是《独立宣言》唯一的教士签名者，“他的口音和信念都是苏格兰人，但内心是美国人”。美国长老会对美国独立事业的奉献从未动摇过；它的牧师和成员为支持独立事业不惜牺牲一切，与威瑟斯庞一样，准备在必要时为捍卫公民和宗教自由而牺牲。

长老会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在以下事实中：长老会的教会政体宪法在美国联邦宪法制定的同一年通过。长老会为确保各殖民地之间的团结所发挥的影响力，在独立战争结束时被热心地用来使它们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现在的联邦联盟的主要障碍在于许多州不愿意将它们拥有的任何权力交给一个总政府。联邦党人在倡导更紧密的联合时，没有比约翰-威瑟尔、埃利亚斯-布迪南-布迪南（Elias Boudinin）和约翰-威瑟尔庞和大陆会议的其他长老会成员更认真和雄辩的支持者了。

桑德森在他的《独立宣言签署人的生平》中说，“威瑟斯庞强烈反对国会中所

表达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各州之间的持久联邦是不可行的；他热烈地主张，为了给政府的措施带来活力和成功，绝对有必要进行联合。”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这些人已经形成了他们作为长老会成员一直坚持的观点。缓慢但肯定的是，与威斯敏斯特标准一致的政府理念被接受为美国政府的形成原则，而且是被许多与长老会无关的人接受。这些人中有制宪会议的伟大领袖：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在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门下学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出身于苏格兰，他对长老会政府的熟悉程度已得到充分证明；最重要的是乔治-华盛顿，他虽然是圣公会教徒，但对长老会及其对国家的服务非常重视，他不仅与教会成员共进圣餐之礼，还公开表示了他在高度敬意。这并不是说声称长老会的原则是共和国政府产生的唯一源泉，而是说使殖民地成为一个国家的最强大的力量是《威斯敏斯特标准》中的政府原则，而且长老会首先在这片土地上完整地教导、实践和维护这种政府形式，共和国就是按照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说：“1776年的革命，就其受宗教影响而言，是长老会的措施。它是旧世界的长老会在她的儿子们，即英国清教徒、苏格兰圣约信徒、法国胡格诺教徒、荷兰加尔文教徒和阿尔斯特的长老会中种植的原则的自然结果。”

长老会教会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对教育的深切关注。在最初长老会的七位牧师中，有六位是大学和学院的毕业生。然而，长老会对教育的兴趣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相信要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牧师。长老会在圣经的教导下，使宗教成为一个人的事，不是人与教会之间的事，而是个人灵魂与上帝之间的事，这就需要人对上帝的话语、上帝对人类生活的律法，有个人的认识。因此，宗教真理的教育是长老会的基本原则，而其推动大众教育的步骤是简单而迅速的。班克罗夫特承认加尔文主义和教育之间的这种逻辑联系，他说加尔文是公共学校系统的第一个创始人。学术和大众教育的历史也表明了这一点。苏格兰长老会建立了第一所普及教育的学校。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是由相信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人创办的。长老会自己创办了罗格学院及其继承者普林斯顿大学。教育是教会和国家的基石之一。向那些相信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人致敬，他们在该信仰告白的影响下建立了学院而不是大教堂，他们相信受过教育的牧师和受过教育的人民！

长老会总会历史上的特殊和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真正民众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其他几个重要的教会教派都坚持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但长老会总议会在其整个存在期间，是由权威的代表大会（长老会会议、长老会大会）管理教会的主要代表（牧师与长老）。长老会是一种由长老团组成的代表大会管理教会的形式，其安排是为了实现整个教会的可见统一。它是一种由具有权威的代表组成的政府，一方面反对公理会，另一方面也反对教长制。独立主义作为教会政体的一种形式，将政府置于每个特定教会的会众或兄弟会中，而神职教长制度则将控制权集中于一个人。在代议制政府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和长老会的教会政体之间存在着完全平行的关系。

美国国会是人民的代表大会，他们对人民负责，不是指选举他们的地方选民，而是指制定宪法的整个主权人民。国家的宪法以“我们，美国人民”这句话开头。在长老会教会中，大会是最高的管理机构，正如教会宪法所规定的那样，代表“本教派的所有特定教会的一个机构”。这种想法并不现代。伟大的评论家约翰-欧文（John Owen）在他的“福音教会的真实性质”中指出，一个教会要由一个长老会或长老团来管理，也就是说，一个长老会的委员会或长老团，由人民选出来作为他们的代表，不是按照人民的意愿来管理，而是按照基督的意志；他（耶稣基督）制定了教会的宪法，创建了教会的官员，并规定了他们的职能。诗人政治家约翰-米尔顿在他的作品《敦促反对教权的教会政府的理由》中对长老会大会使用了以下语言：“在这个大会中，每一个教区委员会都是一个正确的同质性和构成部分，本身就是一个小会议，并在更高的基础上向大会迈进，在一个均匀而坚定的进展中，就像那些战斗中

的小方块（连队）团结在一个大立方体（集团军）中一样，是真理和坚定的象征。”

长老会主义不是由众长老作为各个长老个人的政府，而是由众长老在长老会中集会的政府。教会的所有法庭实质上都是长老会。从最底层到最高层，都有相同的要素。整个教会的代表管理每个部分的代表，这不是通过直接控制该部分，而是通过控制该部分的权力；所有的地方长老会都由代表组成一个大的长老会，按惯例称为“大会”。

美国长老会根据上述原则组织起来，先是成立了一个总长老会，然后又成立了一个总会议，下设四个地方长老会，并于1788年在总会议上达到了组织的顶峰。

1788年，大会完成了它的组织工作，它“在一个机构中代表该教派的所有特定教会”。大会是一个全国性的长老会，就像美国国会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在这方面，必须进一步记住，现代代议制政府的创始人是约翰-加尔文。这位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他的《要理问答》中，他教导了代议制政府的原则，并将其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

加尔文的《要理问答》（译者注，即：加尔文的《日内瓦要理问答》）包含了他通过代议制行政官对暴君进行宪法抵抗的理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所有新教徒的标准书。从宗教改革时期到美国革命时期，可能没有其他神学著作像“要理问答”那样被广泛阅读，影响巨大。”在清教徒流亡到美国之前，这本书（加尔文的《要理问答》）至少有九种语言的七十四版本，还有十四个节选，平均每年一个版本，历时三代，胡格诺人、苏格兰人、荷兰人、

瓦隆人和德国人，以及十七世纪绝大多数的美国殖民者，都是在其政治理论以及其神学的强大体系上得到培养的。”

加尔文关于民众政府的教义是基于他的基本前提，即上帝的绝对主权，以及由此产生的作为上帝之言的圣经的主权。这种绝对的神权“限制了所有地上的君王”，并使国王和代议士都对神和人负责。此外，加尔文还描绘了这种“神的独特而真正的主权”，不是“从天上闲看”，“而是掌握着宇宙的舵手”。

加尔文在去世前将通过人民的法定代表人对暴君进行宪法抵抗的理论与另一个意义深远的想法相结合，即基本成文法。他向现代世界强调了书面宪法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基本特征的独特概念。

想想上帝通过现代的代议制宪法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吧。简要地思考一下所取得的进展。在1788年，实际存在的政治联邦共和国只有瑞士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总共约有600万人，除了对上帝的信仰、对人民的信心和坚定的勇气外，缺乏所有的资源。今天，民众共和国的制度已经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